

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：
qlwbhzb@163.com

【味道】

山南迎“黑手”

□马洪利

月饼迎中秋，山南迎“黑手”。山南迎“黑手”的说法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，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详，也无从考证。但那时候老济南市面上的月饼馅绝对少不了“山南”的核桃仁，因为只有用出产于泰山与灵岩寺之间的核桃仁做馅料，制作出的月饼才够那个味儿，在美食行里才能立住脚跟。

“山南”是我的家乡，“黑手”是家乡人。

我的家乡地处南部山区的最南边，是省城济南的“南极”位置，所以叫“山南”。又因为核桃青皮“油黑”了家乡人的双手，所以又叫“黑手”。

我的家乡位于泰山之阴、灵岩之阳，地理优越，土质优良，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所以特别适宜“泰山核桃”生长。家乡所产的“泰山核桃”是百果中的营养珍品，素有“营养之王”的美誉，是历年济南府商贾制作中秋月饼的最佳配料。用“泰山核桃”仁制作的月饼，质量上乘，口味独特，酥美无比，色香俱佳，而且营养价值极高。因此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，老济南城里所有制作中秋月饼的作坊都离不开“山南核桃仁”。

那时候既没有脱皮机，也没有电动刷，但为了赶鲜应市，不耽误月饼作坊选择香料，满足老济南人的需求，家乡人顾不得守候着青果核桃自然脱皮，便迫不及待地用镰刀或菜刀削掉外层青的皮，往济南城里送，也因此有了“黑手”之称。

说起“黑手”，不得不先说一说“青皮核桃”的特性。鲜核桃的外层青皮上有一种染色性能极强的“速效核桃青皮素”，一旦溅在手上，不出半分钟就能把手染得漆黑，而且很难洗掉，甚至用沙石也难以将其打磨干净(就因为“核桃青皮”经久不褪色的特点，所以随着科技应用的不断开发，现如今已将“青皮核桃水”融入到染发剂之中，研制出既抗过敏，又不掉色，还能防脱发的自然健康、绿色环保型染发新染料——核桃青皮染发素)。因此，削核桃青皮的家乡人，双手都被“印染”得黑乎乎的。久而久之，自然而然地被称作“山南黑手”了。

山里人把削掉青皮的核桃或砸好了的新鲜核桃仁，用箩筐挑到济南府里去卖，许多“等米下锅”的月饼作坊，都派专人到城外来你争我抢地迎接山南“黑手”们的核桃挑子。只要看到肩挑扁担且两手漆黑的汉子，就会不由分说地迎上前去，夺过担子，帮他们挑着核桃往自家店里走。又因为那时候“泰山核桃”果树的数量少得有限，所以让家乡的山核桃身价倍增，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。

家乡的核桃树历史悠久，数百年的“寿星核桃树”山上还有很多，如今更成了远近有名的“林果之乡”。山多树多果园多，漫山遍野是果树，尤以核桃、板栗、柿子最多，最有名，素有“南山后花园”和“泰山后果园”之称。“七月核桃八月梨，九月柿子红了皮(农历)”，每年的农历七月中下旬“处暑”节气过后，大片大片的山核桃开始“裂口离骨”成熟，正是采收和淘晒核桃的好时节。在外打工的人无论多么忙，路程多么远，都要赶回老家打核桃。甚至有些长期不回来过年的人也要回家收获核桃。每每此时，山上和树上到处是用杆子敲打核桃的“噼里啪啦”声。

【钩沉】

龙洞寿圣院与明末考古大发现

□耿全

济南龙洞山锦屏岩北石壁上摩崖题刻一方，石刻正中为“勅龙洞寿圣院”两行壁篆大字，据县志记载为宋代苏轼所写。两侧还有两行小字，因石刻处于悬崖之上，一直无法看清写的是什么。数码相机兴起之后，人们终于看到了那两行字——分别刻着“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”、“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”。令人失望的是，题记及落款与苏轼并没有任何关系。龙洞寿圣院什么来头，又与苏轼有什么关系呢？

一提到“降诏”、“勅”，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兴佛，而这方石刻的历史背景，恰恰是对佛教的限制。宋太祖即位后解除了后周世宗显德年间的废佛令，同时将佛教管理完全纳入国家控制之下，采用限佛政策，严格控制寺院、僧侣数量。建置寺院应先行登记，然后向朝廷投递“申状”奏请建置僧院，由祠部勾批颁发院额，这个合法化的名额就叫做“院额”，有这个名分的寺院就可以叫“院额”。

龙洞附近可能在唐代就存在寺庙，三武一宗时期被毁掉了，宋仁宗、英宗时期又有僧人信众于此复建。“龙洞寿圣院”的



读书堂碑刻拓片。

当济南老城的民居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夷平时，原居民对祖宅的眷恋之情和那份浓浓的乡愁，如同泉城的第“七十三泉”喷涌而出。我常常在宽厚里的东头，寻寻觅觅，希望找到历下区文化馆的旧址。因为多年前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就有几百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来这里上写作课。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亲历了历下区文化馆的两次办学。

1977年11月11日《写作知识学习班》开课，到次年6月23日结束。好多诗人、学者和艺术家都曾讲过课。由于大教室面积有限，人满为患，每次都要检查听课证才能入场。

张振声老师主讲《写作基础知识》，下功夫最多，讲得也最系统。他才华横溢，口若悬河，加之他的诗文字经常见报，颇有名气。他的板书字如其人，潇洒帅气，为学员们所钦佩。他要求大家要记笔记，讲完还留作业，比如“什么是主题？为什么说主题是作品的灵魂？”下次上课要检查的，因为要求严格，大家收获挺大。

12月2日，曲艺界的刘延广老师讲说唱文学的创作，他那时正在创作《打开济南府》，向济南解放30周年献礼。

济南四十中学的王方志老师讲诗歌写作，下课时布置作业：每人要交一首诗歌。可见老师是何等认真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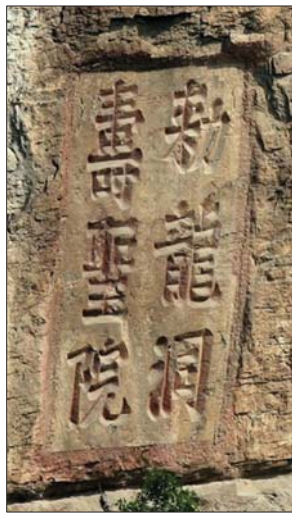
李枫老师的课，从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讲起，强调诗歌创作要用“赋比兴”手法。3月3日晚，塞风先生主办诗歌朗诵会，祝屹东、艾平等同学领先登台。学习班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，分

组开朗诵会，面对面讨论作品。李老师说学员的诗作编印散发，鼓励大家的创作热情。

6月23日的结业式上，张振声老师总结说，形势的发展很快，蒋子龙的《班主任》的发表，打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，可以说繁荣文学艺术的号角已经吹响了。高考在即，任课老师大部分要送毕业班，无法分身了，学员中也有的要参加高考。张老师还说了几句临别赠言：“搞创作不能怕苦，不能享清福，逛大街，睡懒觉，鲁迅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，我们更要抓紧大好时机。四人帮时不让学，现在放开了，书多了，《古文观止》《唐诗举要》，莫泊桑、契诃夫都应该多读多学。”他语重心长地劝告大家不要靠走关系，托熟人去发表作品，要打谱写一车皮稿子，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。张老师讲话后，由黄晓静、陈忠两位学员发言，代表大家感谢馆领导和各位授课的先生。在这长达7个多月的讲座就要落下帷幕的时刻，大家不约而同起立，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，送给鞠躬道别的老师们。

1983年的5月27日，历下区文化馆又一次举办《文学讲座》。课前，馆领导赵明科长讲，虽然要收报名费4元，仍然来了300多人。课安排在每周二和五两个晚上，每晚两小时，预定六周。那时，青工的月薪也不过四十元，拿出工资的十分之一来业余“充电”，足见学习愿望之迫切。

开讲第一课，重量级作家冯德英的到来引起轰动，他的小说《苦菜花》已经是家喻户晓了。在泉城文艺编辑部赵鹤翔老师陪



寿圣院石刻。

王舍人庄凭吊张揆，为张家题写了“读书堂”三字。直到今天，在王舍人还存有宋代王临的“题故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”碑一通。

这下了不得了，轰动了济南文化界，当时的县令派人将这方石碑从东郊移至县学文庙庠桥门外。文人、学子反复观摩，看得久了有人联想到与龙洞山寿圣院石刻书意相仿，石刻年代也是熙宁年间，研讨考据一番的结论归于“勅龙洞寿圣院”是苏轼所书。到了崇祯年间，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一种定论，崇祯年间两部县志的编纂者刘勅、宋祖法很自然地采信了这种说法。

清乾隆年间《历城县志》中记载：“旧志云熙宁间苏轼书，及谛视之，初无书人姓名，旧志不知何据？”清季考据学兴起，因为没有直接证据，加之文化界对于“读书堂”碑也没什么热情，这种没凭没据的说法也就无人采信了。

苏轼书“读书堂”碑在县学文庙呆了400年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县学街小学扩建操场，存放着苏东坡“读书堂”碑的大成殿被拆掉，“读书堂”碑自此不知所踪。

【行走】

两次办学的历下区文化馆

□韩庆祥

同下，冯德英先生走上讲台，授课主题是《从生活到作品》。很多青年作者问他成功的秘诀，他说，他的家乡烟台地区1938年就解放了，小说里的鬼子、汉奸、地主都没见过，怎么描写？就靠丰富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他相当坦率地说，济南解放30年了，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作家，“济南名士多”，名士在哪？因为他当时正写长篇，只能在百忙中讲一下创作体会，讲完，就向大家鞠躬告辞了。

5月31日，工人作家赵和琪讲《我的文学之路》，38岁的他身高1米9，长脸直鼻，风趣俏皮，讲课诙谐幽默。他当兵复员到无线电厂，当过车间主任，工会主席，一天到晚什么场面都得应付，阅历丰富。他在工厂写了40多万字，多次投稿被“枪毙”，成名后，进了《柳泉》编辑部。当了编辑该高抬贵手吧？不行，一个月收稿几千份，第一页出两三个错别字就要枪毙，现在有了权，没办法，还是干枪毙人家(来稿)的事。赵和琪快人快语，引得满堂大笑，他要求大家选材要严，挖掘要深。

随后，还请任远先生讲散文写作，山青老师讲现代诗，高凤胜先生讲电影欣赏……他们都是文学青年崇拜的人物，当面听他们授课，自然是万分荣幸，信心满满。

历下文化源远流长，两期文学讲座的开馆，足以当得起泉城文学青年的启蒙馆。可惜因为当年生活拮据，我竟然没拍下一张文化馆的外景照片，如果哪位读者能提供相关照片，我希望翻拍下来，作为那段文学启蒙的纪念。